

一 曾經滄海

如果給政治上東山再起的人設立奧林匹克獎的話，我有希望獲得該獎的金牌。

——鄧小平



1904 年，鄧小平出生的時候，在成都接受過一些新式教育的父親鄧紹昌，為他起了一個很不平凡的名字，叫“鄧先聖”。

1909 年入讀私塾那天，蒙師覺得這個名字實在招搖，起碼是對自己心目中真正的聖人孔老夫子有不敬之嫌。於是，當即給他改名為“鄧希賢”，意思是人生能做成賢人就不錯了。

1927 年大革命失敗後，為在腥風血雨的白色恐怖下平安地開展黨的地下工作，終於由他自己做主，將“鄧希賢”改成了“鄧小平”。

鄧小平的一生，真的能以小避大，平平安安、平平常常、平平順順嗎？

1997 年 1 月，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鄧小平看到了中央電視台播出的 12 集電視文獻紀錄片《鄧小平》。

這時，他的身體已極度衰弱，聽到護士給他講解片子的內容，93 歲老人的臉上卻露出了受到表揚而不好意思的神情。

1920 年，16 歲的鄧小平走出閉塞的四川盆地，沿著一條不起眼的渠江，走向長江，然後去擁抱大海，為自己的人生和中國的未來，尋找希望的鑰匙，已經七十多年了。在鄧小平波瀾壯闊的一生中，既充滿勝利的喜悅，也品嚐過艱難、困頓和痛苦的滋味。

回首一生的風雨行程，我們不知道鄧小平會有什麼樣的感慨。

不過，在不同場合，鄧小平也確實表達過自己的感想，回顧過自己的蒼茫心路。

1926 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他把自己的人生目標寫在了一份自傳性的履歷中。他說：“我已打定主意，更堅決地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

在領導開闢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新的歷史時期，他還



1921年3月，鄧小平在法國

說過——

我最緊張的時候，是 1947 年率領大軍南渡黃河。

我最高興的時候，是解放戰爭。

我最忙的時候，是 1956 年到 1966 年當總書記的 10 年。

我最痛苦的時候，是“文化大革命”。

遲暮之年，他說自己的心願是爭取活到 1997 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去走一走。

退休的時候，他說最大願望是像普通人那樣到街上去看一看、走一走。

1993 年 9 月，在進入 90 歲的這個秋天的日子裏，鄧小平和弟弟鄧璽有過一次長談。兄弟倆很少見面。這一次，他們談得很多，談到家鄉，也談到中國的過去與未來。鄧小平甚至還對自己的一些重大決策做了回顧和評論，說到感慨處，他透露自己一生最濃烈也最真實的一個願望——

國家發展了，我當一個富裕國家的公民，就行了。

回顧九十多年的心路歷程，概括和表達方式或有不同，但這條心路卻總是環環相扣、自然相接。其中的哪一段，似乎都無法迴避和省略。

鄧小平的一生，是 20 世紀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艱難前行的一個縮影。挫折與奮起並存的歷史，見證了鄧小平起伏跌宕的人生。

16 歲的鄧小平，踏上異國他鄉的土地。法蘭西的艱苦歲月，將稚氣少年磨煉成了百折不回的職業革命家。

晚年的時候，他曾經這樣回憶自己在法國的感受：“那時才 16 歲。當時勤工儉學，勤工就是勞動，想掙一點錢上學。但這個目標沒有實現。我在法國呆了五年多，其中在工廠勞動了四年，幹重體力勞動。我的個子小，就是因為年輕時幹了重勞動。”“每當我能買得起一塊羊角麵包和一杯牛奶時我總是感到高興。”“這樣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風雲激蕩的中國為這個矮個子年輕人提供了廣闊的舞台。

1927 年，鄧小平回國不久，就在黨的中央機關擔任了秘書長。兩年以後，25 歲的鄧小平，隻身趕赴廣西左右江地區開闢紅色根據地，創建了紅七軍和紅八軍，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建者之一。在中國共產黨內，這是並不多見的光榮履歷。

輝煌的歷程總是伴隨著艱辛和磨難。

從戰火和險難中走來的鄧小平，屢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晚年的鄧小平曾經對自己的歷險做過輕描淡寫的描述。他說：“我們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艱苦，那是吊起腦袋在幹革命。我沒有照過相，連電影院也沒有去過。我在軍隊那麼多年沒有負過傷，地下工作沒有被捕過，這種情況是很少有的。但危險經過好幾次。”

這裏說的危險，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鄧小平到一個秘密聯絡地點和羅亦農接頭。他辦完事剛從後門出來，巡捕便進前門抓人了，前後只差不到一分鐘，結果羅亦農被捕。

還有一次，是長征到達陝北後的直羅鎮戰役中，子彈穿透了他身上披的在法國一道參加革命的兄長傅鍾送給他的狐皮大衣，而他

卻安然無恙。

的確，這些驚險的遭遇，在鄧小平的心中實在算不得什麼，他一生很少對人提起。

被世人廣泛關注的，是鄧小平在政治上“三落三起”的特殊生涯。

1980年6月，當來訪的外賓讚譽他是歷史上的偉大人物時，鄧小平是這樣回應的：“我本人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人。我比較出名的是因為遭了幾次災，經歷了三下三上的歷史，就是三次被打倒，其他說不上什麼，沒有什麼突出的。”

面對一個又一個關於他“三落三起”的提問，他曾經這樣解釋：“人們都知道我曾經‘三下三上’，坦率地說，‘下’並不是由於做了錯事，而是由於辦了好事卻被誤認為錯事。”

鄧小平第一次遭到錯誤批判，發生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1933年，由於他堅持從實際出發，執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被臨時中央作為“江西羅明路線”代表人物之一而打倒。和鄧小平一起被打倒的還有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以及謝唯俊、古柏。後面兩位，從井岡山到瑞金，都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與毛澤東關係密切，相反，鄧小平當時和毛澤東接觸並不多，不過，他同毛澤覃的關係不錯。他們被稱作“鄧、毛、謝、古反黨小集團”。鄧成為“毛派頭子”，原因是他的黨內地位最高。

鄧小平的江西省委宣傳部長職務被撤銷了，還背上了“黨內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被分派去做一個無足輕重的巡視員，隨後被派去重操當年在法國幹過的舊業：編報紙，做《紅星報》的主編。

對這段經歷，鄧小平曾說：“在江西根據地，王明路線奪了毛主

席對紅軍、對蘇區的領導權，還反對什麼鄧毛謝古路線。我算一個頭頭，叫‘毛派頭頭’。這件事一般人不大知道。”

的確，在人們的記憶中，第一次遭受挫折時的鄧小平，依然是那樣的樂觀。

長征開始了，他不知道要走多遠，也不知道要去哪裏。許多年以後，當女兒問他長征中都做了些什麼，他老老實實地回答：跟著走。

“跟著走”的鄧小平沒有因為政治上受打擊而消沉。

他和人們仍常在一起聊天，大家開玩笑說是成立了一個牛皮公司，陳雲是總經理，鄧小平是副總經理。他最擅長的是“精神會餐”，越沒有吃的，他就越有話說，總是講四川的回鍋肉、麻婆豆腐、辣子雞丁，說得大家都圍攏來聽，聽得直嚥口水。當然疲勞也消除不少。

從1926年回國後的整整10年時間裏，鄧小平都沒有留下一張照片。一直到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於1937年他擔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的時候，才在陝北的旬邑縣同其他紅軍政工幹部們照了一張合影。

從照片中可以看出，樂觀堅韌的鄧小平在艱苦歲月中成長很快，而且很成熟。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要為中央蘇區時期捱整的人平反，其中就包括鄧小平。遺憾的是，作為“同案”的其他三位，都犧牲了。了解內情的謝覺哉寫詩說“鄧毛謝古剩小平”。毛澤東後來說過，鄧小平是經歷過黨內鬥爭的，意思是他有過捱整的經歷，積累有豐富的黨內政治經驗。



1937 年，紅軍勝利到達陝北後，鄧小平和部分政工幹部在旬邑縣合影



1938 年，鄧小平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委員。圖為一二九師主要領導人在山西遼縣（今左權縣）桐峪鎮合影。左起：參謀長李達、政委鄧小平、師長劉伯承、政治部主任蔡樹藩

鄧小平政治上成熟、政治上強，確實與他捱整的經歷有關。俗話說，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實際上，鄧小平在遵義會議前後，就結束了第一“落”，逐步受到重用。在此後 30 來年的時間裏，他的人生和他從事的事業一樣，彷彿都是一馬平川。

1938 年，34 歲的鄧小平脫穎而出，成為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委員。八路軍三個師的軍政主官，都是長征中赫赫有名的軍團級以上的領導，算起來，鄧小平還屬於後起之秀。

他開始了與劉伯承長達 13 年的精誠合作，共同譜寫了一曲劉鄧大軍南北轉戰、縱橫四方的壯歌。

1943 年 10 月，鄧小平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並主持八路軍總部的工作，擔負起領導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黨政軍的全面工作，成為獨當一面的戰略區負責人。當時，他還不滿 40 歲。

1948 年 11 月，人民解放軍和國民黨軍排兵佈陣，在江淮之間進行了一場關係全國戰局的大決戰。當時國民黨軍隊有 80 萬之眾，人民解放軍只有 60 萬，眾寡懸殊。中原、華東兩大野戰軍並肩作戰，誰來擔負前線最高責任呢？

毛澤東看中了鄧小平，決定成立以鄧小平為書記的總前委指揮兩大野戰軍。淮海戰役歷時 66 天，殲敵 55 萬。用毛澤東的話來說，硬是把一鍋沒煮好的“夾生飯”一口一口地吃了下去。而紐約《先驅論壇報》的評論是：“在生活步調一向是緩慢的中國，局勢正急轉直下地接近了高潮。這一次將是一個偉大的高潮，因為南京政府遭到的悲劇顯示出一個時代的結束。”

隨後，毛澤東又將渡江戰役的指揮權交給了鄧小平。他主持起



1948年11月，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組成由鄧小平任書記的五人總前委，統一領導和指揮中原、華東兩大野戰軍。左起：粟裕、鄧小平、劉伯承、陳毅、譚震林